



1	4
1555	
22	

22



南
濠
詩
話

南濠詩話

門 14
號 1555
卷 22

南溪詩話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都南濠先生詩話序

詩話無慮數十家若鞠坡艇齋冷齋諸公皆其傑然者而國朝元老麓堂集尤為精純會眾說而折其中詩道畢矣偶得都公是集俯而讀仰而思知其學問該博而用意精勤鉤深致遠而雅有樞要誠足以備一家之體而與諸公並馳焉如讀太宗之詩而知貞觀之治誦清碧之集而慨宋室之亡王孟端感久客之娶婦曹子建助老瞞之奸雄是又即其人知其世而良有深意公之詩話大率類此非瑣瑣章句之末

耳公在吳下以學行稱官兵曹以政事著余企慕素
矣今觀是集信知其體具用行而發言之有本也遂
捐俸繕梓用廣厥傳俾四方之士因公之言求公之
心可以推類而至於道其于風教未必無補

正德癸酉秋七月望日封邱黃桓書於和州之公寓

南濠居士詩話序

詩話必具史筆宋人之過論也元辭冷語用以博見
聞貧談笑而已奚史哉所貴是書正在識見耳若拾
錄闕遺商訂古義不爲無裨正史而雅非作者之意
矣余十六七時喜爲詩余友都君元敬實授之法於
時君有心戒不事哦諷而談評不廢余每一篇成輒
就君是正而君未嘗不爲余盡也君於詩別具一識
世之談者或元人爲宗而君雅意於宋謂必音韻清
勝而君惟性情之真倚馬萬言莫不踴嘆而碧山雙

淚獨有取焉凡其所採率與他為詩者異而自信特
堅故久而人亦信之觀其所著南濠詩話元辭冷語
居然合作而向之三言具在是知君所為教余者皆
的然有見而非漫言酬對也是故拈而出之他日當
有作法於是者非徒取其有裨史氏也壬辰三月衡
山文壁敘

南濠詩話

吳郡 都 穆 撰

陳后山曰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
也如歸田園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
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
謂類西漢文字如飲酒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
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荊公謂詩人
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東坡嘗過一僧院見題壁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坡甚愛之不知爲何人作也劉孟熙霏雪錄謂二句似唐人語予近閱潘閔集見之始知爲閔夏日宿西禪院作詩云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如有雨院靜若無僧枕潤連雲石窗明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通篇皆妙但坡以如爲

疑若爲似與此不同

元微之題劉阮山詩云芙蓉脂肉綠雲鬟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後元遺山云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却歸來正祖此意予頃見楊廉夫詩蹟亦有是作云兩堦原非薄倖郎仙姬已識姓名香問渠何事歸來早白首糟糠不下堂較之二元情致不及而忠厚過之

七哀詩始於曹子建其後王仲宣張孟陽皆相繼爲之人多不解七哀之義或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

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所
哀雖一事而七者具也

張伯雨外史晚居茅山罕接賓客一日有野僧來謁
童子拒之僧云語而主吾詩僧也胡爲拒我不得
已乃爲入報伯雨書老杜花徑不曾緣客掃之句
使持以示僧僧畧不運思足成詩云久聞方外有
神仙只住華陽古洞天花徑不曾緣客掃石牀今
許借僧眠穿雲去汲燒丹井帶雨來畊種玉田一
自茅君成道後幾人騎鶴下蒼煙末二句頗涉譏

刺伯雨得詩大驚延入置之上坐留連數日

昔人詞調其命名多取古詩中語如蝶戀花取梁簡
文詩翻堦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柳柳州詩滿庭
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
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老杜詩清霜
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詩朝上閭
闔宮夜宴清都關其間亦有不盡然者如風流子
出文選劉良文選注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於
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解語花一出唐

書一出開元天寶遺事唐書禮樂志載明皇幸蜀
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奏新曲而未有名會南方
進荔枝遂命其名曰荔枝香遺事云帝與妃子共
賞太液池千葉蓮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
花也解連環出莊子莊子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
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列子
曰黃帝晝寢夢游華胥氏之國他如塞垣春塞垣
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
卽此觀之其餘可類推矣

李商隱錦瑟詩人莫曉其義劉貢父謂是令狐楚家
青衣名也近閱許彥周詩話云錦瑟之爲器其柱
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
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兩聯狀此四曲也乃
知錦瑟非青衣之名貢父失之於不考耳

無錫浦源字長源讀書工詩洪武中爲晉王府引禮
舍人聞閩人林子羽老於詩學欲往訪之而無由
一日以收買書籍至閩時子羽方與其鄉人鄭宣
王元輩結社作詩自以天下爲無人長源謁之子

羽欲聞其所作以觀何如長源乃誦送人之荆門
詩中有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之句
子羽甚加歎賞遂許入社與之唱酬

昔人謂詩盛于唐壞于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
陋哉見也劉后村云宋詩豈惟不媿于唐蓋過之
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
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真無媿色者元詩稱大家
必曰虞楊范揭以四子而視宋特太山之卷石耳
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

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又云天歷諸
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麤豪未脫風沙氣難
詆熙豐作後塵非具正法眼者烏能道此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
是百四十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坡以一日當兩日子西直以日當年又不若謝康
樂云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巖滄浪謂論詩如論禪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
悟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此最爲

的論趙章泉嘗有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識取初
年與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寧復死灰然其
二學詩渾似學參禪要保心傳與耳傳秋菊春蘭
寧易地清風明月本同天其三學詩渾似學參禪
東縛寧論句與聯四海九州何歷歷千秋萬歲永
傳傳吳思道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
計年直待自家都肯得等閒拈出便超然學詩渾
似學參禪頭上安頭不足傳少陵策曰外丈
夫志氣本衝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

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龔聖任詩
云學詩渾似學參禪悟了方知歲是年點鐵成金
猶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語可
安排意莫傳會意卽超聲律界不須鍊石補青天
學詩渾似學參禪幾許搜腸覓句聯欲識少陵奇
絕處初無言句與人傳予亦嘗效顰云學詩渾似
學參禪不悟真乘枉百年切莫嘔心并剔肺須知
妙語出天然學詩渾似學參禪筆下隨人世豈傳
好句眼前吟不盡癡人猶自管窺天學詩渾似學

參禪語要驚人不在聯但寫真情并實境任他埋
沒與流傳

海寧胡教授虛白洪武間歸自江西泊舟番君之望
湖亭見亭上石刻東坡詩一絕云黑雲堆墨未遮
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
水連天虛白賡其韻曰鷗外清波鴈外山望湖亭
下繫歸船夜深起坐占風信人在珠宮月在天書
之於壁忽有老者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邪
乃爲長揖舉首不知所往虛白因自號斗南老人

楚辭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惟其不言所以爲思之至

劉公幹云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本楚辭也

楊憲使孟載與高侍郎季迪張太常來儀徐方伯幼
文友善四公皆吳產皆妙於詩世稱高楊張徐孟
載詩律尤精如云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
太平一官不博三年日萬事無過兩鬢星子愛其
閒曠及云亂世身如危處立異鄉人似夢中來千
金已廢牀頭劍一字無存架上書則又歎其困窮
如云紅雨落花來袞袞綠波芳草去迢迢六朝舊

恨殘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子愛其令晷及云柳
色嫩於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小雨送花青見
萼輕雷催笋碧抽尖則又驚其新巧至翠袖錦箏
邀上客畫船銀燭照歸人高樓錦瑟花連屋深巷
珠簾柳映橋則又見其情致之綺麗矣宣王石鼓
青苔澁武帝金盤玉露多八陣雲開屯虎豹三江
潮落見鼉鼉則又見其氣象之突兀矣他如半醉
半醒花冉冉閒愁閒悶雨沈沈恨不髮如春草綠
笑曾花似面顏紅萬里歸心鷗送客片時殘夢鳥

驚人則又優柔痛快而無牽合排比其亦詩人之
豪者哉

潘逍遙寓居錢唐嘗一至陝觀華山畱題云高愛三
峯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
擬全家向上居時魏野仲先居陝有贈逍遙詩云
從此華山圖籍上更添潘閔倒騎驢二公之高致
可想也

杜樊川題烏江項羽廟詩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
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上重來未可知

後王荆公詩云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
迴江東子弟今雖在冑爲君王捲土來荆公反樊
川之意似爲正論然終不若樊川之死中求活謝
疊山謂柳子厚書箕子廟碑陰意亦類此

吾鄉沈處士貞吉讀書能詩暮年好道奉純陽呂仙
翁甚虔每有事輒負箕召之一日得詩二絕云鶴
背發長歌清聲振林樾萬里洞庭秋湖波弄明月
片月已蒼蒼詩成天欲曙獨鶴忽不見聞雲自來
去處士驚喜下拜以爲真神仙來也後徐武功見

之亦曰此詩非純陽不能作也

李太白杜子美微時爲布衣交並稱於天下後世今
攷之杜集其懷贈太白者多至四十餘篇而太白
詩之及杜者不過沙邱城之寄魯郡東石門之送
及飯顛之嘲一絕而已蓋太白以帝室之胄負天
仙之才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而杜老不免刻苦作
詩宜其爲太白所誚洪容齋胡荅溪以飯顛詩不
見太白集中疑爲後人僞作予謂古人嘲戲之語
集中往往不載不特太白爲然然後之人作詩乃

西漢言詞
多學杜而鮮師太白豈非以太白才高難及而愛君憂民可施之廊廟者固在於飯顆之人耶

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作客京師乃別娶婦孟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遂歸

楊廉夫集有路逢三叟詞云上叟前致詞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詞寒暑每節宣下叟前致詞百歲半單眠嘗見陳後山詩中一詞亦此意此蓋出於應

場場詩曰昔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往前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麤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漢栢梁臺詩武帝與羣臣各咏其職爲句同出一韻句僅二十有六而韻之重複者十有四如武帝云日月星辰和四時衛尉則云周衛交戟禁不時梁孝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太僕則云脩飾輿馬待駕來大司馬云郡國士馬羽林材詹事則云椒房

率更領其材丞相云總領天下誠難治執金吾則
云徽道宮下隨討治京兆尹則云外家公主不可
治大將軍云和撫四夷不易哉東方朔則云迫窘
詰屈幾窮哉御史大夫云刀筆之吏臣執之大鴻
臚則云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則云乘與御物主
治之其間不重複者惟十二句然通篇質直雄健
真可爲七言詩祖後齊梁詩人多效其體而氣骨
遠不能及方朔乃云迫窘詰屈直戲語耳

外高祖朱先生文奎嘗學詩楊廉夫洪武初爲郡學

訓導其元夕詩云兔魄搖銀海鰲山接紫微遊人
踏清影疊鼓催餘輝蘭地驚鐘墮珠呈拂曙稀良
宵苦不永況復隔年違置之古人集中未易辨也
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
也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語方
妙不特杜爲然也賈閩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
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盧延遜
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杜荀鶴云生應無輟
日死是不吟時予由是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

南漢詩話
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山人題詩瓢云作
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

紫薇花俗謂之怕癢樹爪其幹則枝葉俱動宋梅都
官詩云薄膚癢不勝輕爪又云薄薄嫩膚搔鳥爪
皆言其不耐癢也草木無知之物此花乃獨不然
何耶

長洲陳湖積沙寺元初有僧魁天紀者居之魁與高
安僧圓至友善至嘗注周伯弼所選唐三體詩魁
割其資刻寘寺中方萬里特爲作序由是三體詩

盛傳人間今吳人稱積沙唐詩是也魁讀儒家書
尤工於詩平生厓立絕俗誓不出世住山至有詩
贈之云拈筆詩成首首新興來豪叫欲攀雲難醫
最是狂吟病我恰才痊又到君

陳希夷贈張乖厓詩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
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地也須多謝鬢邊瘡予初
不省救火忙之說近閱乖厓遺事云公嘗謁希夷
問欲隱居希夷曰子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值今之
勢如失火之家待公救火不可不赴希夷善相人

白燕詩
之術固已逆知乖厓之不能隱矣

松江袁御史景文未仕時嘗與友人謁楊廉夫几上見有詠白燕詩云珠簾十二中間捲玉翦一雙高下飛景文素能詩者因謂之曰先生此詩殆未盡體物之妙也廉夫不以爲然景文歸作詩翌日呈廉夫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宋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得詩歎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

爲袁白燕云

木元虛海賦云雲錦散文於沙涵子初不解後遊東海之上見波紋印沙堅如刻畫毫髮不失而螺貝珍異之物紛錯其間粲然五色水波不與日光射之真所謂雲錦散文愛玩久之乃知元虛此語之不虛也

元杜清碧本集亡宋節士之詩爲谷音二卷惜世罕傳予近得其本如程自脩痛哭云匆匆古今成傳舍人生有情淚如把乾坤誤落腐儒手但遣空言

當汗馬歲暮云鄉里小兒紇那歌前輩先生八風
舞欲挽東流無萬牛抱膝長吟聽更雨丹雘蓬萊
閣云魯連惟有死王粲不勝哀元吉上黨云嗚呼
皇天官悔禍豈有盜賊稱天王夜坐云忽憶梅花
不成語夢中風雪在江南師巖朱尚書席上云主
憂臣辱坐感激忍對花鳥調歡娛張琰官柳云裊
裊亭亭忒無賴又將春色誤江南汪涯采石獨酌
云天翻地覆有今夕酒熟詩溫無可入丁開可借
云父老俱嗚咽天王本聖明魚潛送鄭祕書云童

子歌鵲鴝幽人拜杜鵑柯茂謙魯港云可惜使船
如使馬不聞聲鼓但聲金皆悲憤激烈讀之可爲
流涕

曹子建雜詩云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又云國讎
諒不塞甘心思喪元老瞞而有是兒寧不助其奸雄
東坡云詩須有爲而作山谷云詩文惟不造空強作
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予謂今人之詩惟務應酬真
無爲而強作者無怪其語之不工元遺山詩云從
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知此病者也

會稽張思廉元末流寓吳門時張士誠欲結內遊客
大開賓賢之館聞思廉名禮致爲樞密院都事思
廉遂委身事焉未幾張敗思廉變姓名走杭州寄
食於報國寺且暮手一編人不得窺後思廉死寺
中人取視之乃其平生所作詩也孫司業大雅嘗
爲思廉著傳

唐太宗詩其經戰地云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移
鋒驚電起轉戰長河決營碎落星沈陣卷橫雲裂
一揮氛沴靜再舉鯨鯢滅其重幸武功云垂衣天

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迹丹陵幸舊宮列筵
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畷迴輿訪牧童其
執契靜三邊云無爲宇宙清有美璇璣正皎珮星
連景飄衣雲結慶戢戈榮七德昇文輝九功煙波
澄舊碧烽火息前紅霜野蹈蓮劍闕城罷月其
帝京篇云人道惡高危虛心戒盈瀆奉天竭誠敬
臨民思惠養納善察忠諫明科慎刑賞六五誠難
繼四三非易仰廣待淳化敷方嗣云亭響皆雄偉
不羣規模宏遠真可謂帝王之作非儒生騷人之

百鍊言詩
所能及帝京一篇尤見不自滿足其成貞觀之治
有以哉

國初詩僧稱宗泐來復同時有德祥者亦工於詩其
送僧東遊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詠蟬云玉
貂名並出黃雀患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卜築云
草生橋斷處花落燕來初亦佳句

古人詩有唱和者蓋彼唱而我和之初不拘體製兼
襲其韻也後乃有用入韻以答之者觀老杜嚴武
詩可見然亦不一一次其韻也至元白皮陸諸公

始尚次韻爭奇鬪險多至數百言往來至數十首
而其流弊至於今極矣非沛然有餘之才鮮不爲
其窘束所謂性情者果可得而見邪

柯博士九思在奎章日得出入內廷後失寵退居吳
下虞文靖公作風入松詞贈之中亦微露此意予
聞柯嘗畫黃鸝白頭題詩二絕白頭云春濃不放
小禽棲白髮衝冠向晚啼簾幕半閒人未起樓臺
風暖日猶低黃鸝云春風嬌軟綠陰肥上苑鶯花
紫翠圍却向後宮深院裏一枝閒自理金衣近嘉

與周丈伯器嘗題二圖爲予誦之詩云奎章閣下
老詞臣吟遍鶯花上苑春回首金衣閒白理綠陰
多處少風塵重重簾幙護輕寒聽徹春禽午夜闌
無限江南歸興裏不將華髮漫衝冠蓋用其語而
反其意也

吳曾明月舟善爲詩與子交嘗得其臨終一首誓句
曰草煙蝴蝶夢花月杜鵑吟予愛誦之

劉靜修書事詩云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
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周公謹雜

識載北客詩云憶昔陳橋兵變時欺他寡婦與孤
兒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二詩皆爲
宋太祖作若出一機軸而辭意嚴正道人所不能
道真可謂詩之斧鉞矣

解學士縉自幼能言卽穎敏絕人郡守令至其家或
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歎嘗聞學士六歲
時其族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卽應聲作詩四絕
其一云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
天看紅日其二云人道日在天我道日在心不省

雞鳴時泠然鐘磬音其三云聖人有六經天地有
日月日月萬古明六經終不滅其四云小兒何所
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他日學
士嘗書其後云子未能言時頗知人教指夢五色
筆筆有花如菡萏者當五六歲來遂盛有作然未
甚能書往往忘不復記此詩頗傳誦不欲棄置因
識之

魏仲先詩十卷名鉅鹿東觀集予嘗閱之今記其數
聯閒居書事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和王衢

見寄云身猶爲外物詩亦是虛名詠懷云拜少腰
寧負眠多眼不辜春日云妻喜栽花活見誇鬪草
羸村居述懷云鶴病生閒惱僧來廢靜眠又有詠
盆池萍云莫嫌生處波瀾小免得漂然逐衆流真
隱者之言也

顧玉山仲瑛嘗自題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
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人咸賞其達予謂仲瑛此詩不無所襲傅大士詩
云道冠儒履釋袈裟三教原來總一家東坡獄中

寄弟子由云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
後陸放翁云青山是處可埋骨蓋亦用坡語矣
江湖間呼舟子爲家長或疑其卑賤不宜稱之若是近
閩老杜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古今詩話謂蜀中以
篙手爲三長老老杜之語蓋本於此又戴氏鼠璞謂
海濱之人呼篙師爲長年則家長之稱有自來矣
陰常侍何水部以詩並稱時謂之陰何宋黃伯思長
睿跋何詩盡錄其佳句子觀陰詩佳句尤多如泛
青草湖云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晚泊五洲云

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廣陵岸送北使云海上
春雲雜天際晚帆孤巴陵空寺云香盡奩猶馥幡
陳畫漸微雪裏梅花云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
晚出新亭云遠戍惟聞鼓寒山但見松皆風格流
麗不減於何惜未有拈出之者

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師道頗
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壁文東懲景文
故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
其案云去年先生靡恃已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

幾箇始創文如何教得猶子比文東善書故云然
亦可謂善謔也已

韓文公詩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東坡謂公身坐磨
蝎宮而已命亦居是宮蓋磨蝎卽星紀之次而斗
宿所纏也星家言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
觀之名雖重於當世而遭逢排謗幾不自容蓋誠
有相類者吾鄉高太史季迪爲一代詩宗命亦舍
磨蝎又與坡翁同生丙子洪武初以作文竟坐腰
斬受禍之慘又二公之所無者吁亦異矣

張士誠據有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
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爲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
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
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卽命飲
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
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
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强留也

三高祠在吳江長橋南中祀越上將軍范蠡晉大司
馬東曹掾張翰唐贈右補闕陸龜蒙國朝著于祀

典齊東野語載宋人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言
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
子胥蓋深非之近讀僧善住三高祠詩范蠡云越
國謀臣吳國讎如何廟食此江頭扁舟載得蛾眉
後却作三江汗漫遊其見亦同毘陵謝應芳嘗上
書行省欲去蠡像會世變弗果洪武間吳江人陶
振子昌亦著論辯之

元錢思復惟善嘗赴江浙省鄉試時出浙江潮賦三
于人中皆不知錢唐江爲曲江思復獨用之蓋出

枚乘七發考官得其卷大喜寘於前列思復歸乃

構曲江草堂暮年自稱曰曲江老人

揚子雲曰言心聲也字心畫也蓋謂觀言與書可以
知人之邪正也然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字未必
皆偏曲則言與書又似不足以觀人者元遺山詩
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
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有識者之論固如此
吳興唐廣惟勤爲人雅有風致尤善詞翰嘗手錄周
公謹癸辛雜識見其中載方萬里穢行之事意頗

弗平是夜夢方來曰吾舊與周生有隙故謗我至此君能文者幸爲我暴之明日忽有人送方瀛奎律髓來者惟勤笑曰得非方先生惠我耶惟勤鄉人有張子靜者工於詩少嘗學東坡出語酷似之嘗夜夢坡公授以詩法明日人有以坡詩一部寄子靜子靜因自號夢坡居士

宋王烈婦青楓嶺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而題詩者甚衆楊廉夫詩云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一夜血詩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

廉夫得夢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迥不侔矣又聞昔有人作詩以非烈婦者詩曰齧指題詩似可哀斑斑剝剝上青苔當時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語意與廉夫初見正同後其人竟以無嗣子謂詩貴忠厚王婦之事烈烈如此可謂難矣而二詩皆有貶辭所謂于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道哉長洲劉先生溥八歲時賦溝水詩云門前一溝水日夜向東流借問歸何處滄溟是住頭後先生仕雖

不甚顯然卒以詩名家君小學詩先生先生嘗語之云

元盛時揚州有趙氏者富而好客其家有明月樓人作春題多未當其意者一日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致樓上盛筵相款所用皆銀器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昂援筆書云春風閨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得之喜甚盡徹酒器以贈子昂貫雲石亦有詞詠樓調寄水龍吟云晚來碧海風沈滿樓明月留人住瑤花香外玉笙初響脩眉如

妒十二闌干等閒隔斷人間風雨望畫橋檐影紫芝塵暖又喚起登臨趣回首西山南浦問雲物爲誰嫩舞關河如此不須騎鶴儘堪來去月落潮平小衾夢轉已非吾土且從容對酒龍香沁齒寫平

山賦

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澤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望

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征衣二
詩皆奇而偶似次韻尤可喜也

方正學先生集傳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
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
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詩
蘇文忠公文章之富古今莫有過者予頃見公詩真
蹟于友人家皆集中所不載詩凡五首前題云村
醪二尊獻張平陽其一萬戶春濃酒似油想須百
罌列牀頭主人日飲三千客應笑窮官送督郵其

二詩裏將軍已築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健

蘇梅在更作風流王謝看其三缺一字出定知書滿

腹瘦生應爲語雕肝缺一字灑落江山外畱與人間

激懦官其四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攙眉纔覺難

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畱與後人看其五詩如琢

雪清牙頰身覲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

頭翁竟作缺一字官

蜀人有徐生者以詩自矜嘗一日至吳謂無詩人吳
有張淮豫源者素工詩聞其言心甚不平攜四三

友人袖所作詩往謁之坐定豫源出詩案上徐生
讀之色動求和其蘇臺覽古之作豫源頃刻便就
有云千年東建吳王國萬里西通蜀客船意似刺
之徐生不覺屈服以明日遞去豫源家貧嗜酒嘗
燕一富人家有稱僧明本梅花詩者豫源不為意
時庭下牡丹盛開彼謂豫源曰子能賦此乎豫源
曰是不難用梅韻詠之至五十首語主人曰詩腸
枯矣索燒酒痛飲竟足成百首一座皆吐舌以為
神

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為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為
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子閱點鬼簿乃王實
甫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
亭雙葉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然惟西廂盛行於
時

謝惠連詩云屯雲蔽層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
落雪灑林邱浮氛晦厓巘積素惑原疇張正見詩
云含香老顏駟執戟異揚雄惆悵崔亭伯幽憂馮
敬通王嬙沒故塞班女棄深宮謝詩三韻句法皆

相似張詩六句皆見古人若今人則必厭其重複
古人之詩正不若是拘也

鄉先生陳太史嗣初嘗云作詩必情與景會景與情
合始可與言詩矣如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隨水
亦東流此情與景合也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
此景與情合也

倪元鎮本無錫大家元季知天下將亂盡散其家資
往來江湖多寓琳宮梵刹嘗有懷歸詩云久客懷
歸思惘然松間茅屋女蘿牽三杯桃李春風酒一

榻菰蒲夜雨船鳴迹偶曾留雪渚鶴情原只在芝
田他鄉未若還家樂綠樹年年叫杜鵑洪武甲寅
元鎮年六十八秋七月始還鄉里時已無家寓其
姻鄒惟高所是歲中秋鄒氏開宴賞月元鎮以脾
泄戒飲悽然弗樂乃賦詩曰經旬臥病揜山扉巖
穴潛神似伏龜身世浮雲度流水生涯煮豉爨枯
其紅蠶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不自支莫負尊前
今夜月長吟桂影一伸眉不久竟以脾疾卒於鄒
氏

六經如詩書春秋禮記所載無非實事自騷賦之作
興託爲漁父卜者及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而文
詞始多漫語其源出於莊子莊子一書大抵皆寓
言也

先工部府君諱邛字維明九歲卽能爲詩年十二隨
先祖月樓翁之杭時值中秋先祖與諸文士觀潮
先君侍側諸文士分韻賦詩先君亦以能詩得擊
字詩云海門擁雪銀山傾怒濤洶洶爭奔騰疾聲
頃刻如雷霆衝擊三島鰲難擎只疑蒼龍迸斷黃

金繩六丁不敢施威靈陽侯宮中神鬼驚鼓盪元
氣時降升更與明月同虧盈天地至信無遷更凭
闌望望詩已成百川萬壑如掌平先君呈詩諸公
皆大驚酒間呼爲奇童今親橐具存上有歲月可
考當爲都氏之家寶也

唐太宗詩雖極壯偉而精巧之語亦時有之如云笑
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如云日岫高低影雲空點
綴陰如云出紅扶嶺日入翠貯巖烟如云林黃疎
葉下野白曙霜明如云舞按花梁燕歌迎鳥路塵

如云珮移星正動扇掩月初圓後之詩人雖極力
模擬吾知其不能到也

元僧圓至工於占文而詩尤清婉其寒食云月暗花
明揜竹房輕寒脈脈透衣裳清明院落無燈火獨
繞迴廊禮夜香曉過西湖云水光山色四無人清
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煙霧是遊
塵送人云送子江頭水亦悲更能隨我定何時垂
楊但爲秋來瘦不爲秋來有別離他如再往湖南
云春路晴猶滑山亭晚更涼竹枯湘淚盡花發楚

魂香涂居士見訪云並坐夜深皆不語一燈分映
兩閒身其造語之妙當不減于惠勤參寥輩也

唐胡江東詠史其箕山云云蓋祖太史公以箕山爲
許由隱處之地也許由之名見于莊子與卞隨務
光等率皆寓言自太史公以爲實有其人而後世
因之許由者許其自由未嘗有是人也

沈先生啟南以詩豪名海內而其詠物尤妙予少嘗
學詩先生記其數聯如詠錢云有堪使鬼原非繆
無任呼兄亦不來門神云檢爾功名惟故紙傍誰

門戶有長情詠簾云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
自分明混堂云未能潔已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
同楊花云借風爲力終無賴與水何緣却託生先
生又嘗作落花詩其警聯云無方漂泊關遊子如
此衰殘類老夫送雨送春長壽寺飛來飛去洛陽
城美人天遠無家別逐客春深盡族行懊惱夜生
聽雨枕浮沈朝入送春杯萬物死生寧離土一場
恩怨本同風皆清新雄健不拘拘題目而亦不離
乎題目茲其所以爲妙也

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二曰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予謂
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
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
云望雲慚高鳥臨水媿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
迹拘如云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如云朝與仁
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厲歲月不待人
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此

使人懼觀是數詩則淵明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張修撰亨父工於詩嘗歲晚與翰林諸公聯句有云生事殘年話風流後輩誇竟以是月卒亦詩識也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睡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為有是物矣嘗記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曰三彭

烏有吾師托此以懼為惡者爾遂作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足以破其徒之惑且道家而肯為是言尤可貴也

老杜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蕭千巖云詩不讀書不可為然以書為詩則不可范景文云讀書而至萬卷則抑揚高下何施不可非謂以萬卷之書為詩也景文之語猶千巖之意也嘗記昔人云萬卷書人誰不讀下筆未必能有神嚴滄浪云詩

有別材非關書也斯言爲得之矣

孫仲衍典籍南海人詩格高粹其朝雲三律皆集古
句而成若出自一手而不見其牽合本朝集句雖
多其人視之仲衍蓋不止於退三舍也其一妾本
錢唐江上仙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家
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
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祇是當時已惘然其二家
住錢唐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看逢秋
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豔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溼

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三

三生石上舊精魂願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

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

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朝雲

東坡
妾名

元杭州吾子行先生博學好古精篆籀之學晚年爲

妾家所累有司逮之子行素高抗不能忍辱卽作

詩投其所知仇遠潛赴水死詩云劉伶一鍤事徒

然蝴蝶飛來別有天欲語太元何處問西泠西畔

南溪言
斷橋邊後僧宗泐作詩弔之云吹簫人去竹房空
海內猶傳學術工最是西泠橋畔路淡煙疎柳夕
陽中子行別號竹房善吹洞簫故泐詩首句及之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
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爲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
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
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
爲陳村人死爲陳村廬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
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疎居有族少長遊有

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
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旣安生與死不苦
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元孫子每誦之則塵
襟爲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
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
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
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李羣玉作黃陵廟詩昔人謂其名檢掃地周伯弼乃
選入唐三體詩果何見耶

元末吾鄉有虞堪勝伯者善作詩嘗題趙子昂菘溪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菘溪似輞川回首青山紅樹下邗無十畝種瓜田為人膾炙近沈先生啟南題子昂畫馬一絕寄予評之詩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着胡兒買去騎先生又為予誦周方伯良右題子昂竹枝云中原日暮龍旂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畱得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三詩皆主刺譏而勝伯之詞尤微婉云

王建寒食看花詩云顛狂遶樹猿離鎖跳躑緣閑馬斷羈此建之自况吾於是知功名之累人不如幽閒之肆志也

楊孟載詩律精切其追次李義山無題五首詞意俱到真義山之勍敵也

老杜詩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貯天下寒士俱歡顏

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二公其先天下之憂而憂者與以上三則從文本補錄

南濠舊話新傳得吳下風流楚地聞我是閒官忙

裏過湖山回首劇思君

無錫邵寶

都少卿詩話前明刻本有二其一黃桓刻於和州
凡七十二則其一文衡山刻於吳郡僅四十二則
兩本詮次不同互有增損予因正其謬誤合而刊
之庶為完善矣黃本傳自厲氏樊榭山房文本則
從書局借范氏天一閣舊藏也

乾隆癸巳七夕得聞 居士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麓堂詩話

近世所傳詩話雜出蔓辭殊不强人意惟嚴滄浪詩談
深得詩家三昧關中既梓行之是編乃今少師大學士
西涯李先生公餘隨筆藏之家笥未嘗出以示人鐫得
而錄焉其間立論皆先生所獨得實有發前人之所未
發者先生之詩獨步斯世若杜之在唐蘇之在宋虞伯
生之在元集諸家之長而大成之故其評隲折衷如老
吏斷律無不曲當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予於
是亦云用託之木與滄浪並傳雖非先生意亦天下學
士大夫意也於戲先生人品行業有耳目者皆能知之

查堂詩話

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
草紅藥當堦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
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
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
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
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予少時嘗曰
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又曰欲往愁無路山高谿
水深雖極力摹擬恨不能萬一耳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

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不
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鉗索酒嘗銜泥點澆琴書內
更接飛蟲打著人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
地非人間王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莓苔上皆淡而
愈濃近而愈遠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王介甫得
之曰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虞伯生得之曰不及
清江轉柁鼓洗盞船頭沙鳥鳴曰繡簾美人時共看
堦前青草落花多楊廉夫得之曰南高峰雲北高雨
雲雨相隨惱殺儂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

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坡翁欲削
此二句論詩者類不免矮人看場之病予謂若止用
前四句則與晚唐何異然未敢以語人兒子兆先一
日過庭輒自及此予頗訝之又一日忽曰劉長卿白
馬翩翩春草細邵陵西去獵平原非但人不能道抑
恐不能識因誦予桔槔亭曰閒行看流水隨意滿平
田響聞曰津吏河上來坐看青草短海子曰高樓沙
口望正見打魚船夜坐曰寒燈照影獨自坐童子無
語對人閒以爲三四年前尚疑此語不可解今灑然

矣子乃顧而笑曰有是哉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于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
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
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
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
爲樂今泥古詩之成聲平側短長句句字字摹倣而
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若往復
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
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

李唐堂言言
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
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
乎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爲
第幾絃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費
侍郎廷言嘗問作詩予曰試取所未見詩卽能識其
時代格調十不失一乃爲有得費殊不信一日與喬
編修維翰觀新頒中秘書予適至費卽掩卷問曰請
問此何代詩也子取讀一篇輒曰唐詩也又問何人

子曰須看兩首看畢曰非白樂天乎於是二人大笑
啟卷視之蓋長慶集印本不傳久矣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
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
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
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
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
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子嘗謂識得
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

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宋詩深却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恒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鏘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

也與子論合者惟張滄洲亨父謝方石鳴治亨父已矣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固有君子存焉黨何如哉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觀樂記論樂聲處便識得詩法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
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
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
詠別者千言萬語始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
謂之達耳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
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爲道亦無窮也
今令畫工畫十人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蓋其

道小而易窮而世之言詩者每與畫並論則自小其
道也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於
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閒字止提掇出緊
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始爲難得若強
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而云我能
寫景用事豈可哉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
爲詩固未必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

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爲詩則毫釐于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

寫雷行道影焚却坐禪身開口便自黏帶已落第二義矣所謂燒却活和尚正不須如此說

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爲杜學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有何深意却自是詩家語

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頑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於詩不過心口相語然不敢以示人聞潘言始自信以爲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固不約而同也趙撝謙嘗作

聲音文字通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入內閣而亡其十
一止存總目一卷以聲統字字之於詩亦一本而分
者於此觀之尤信門人輩有聞予言必讓予曰莫太
洩漏天機否也

初諸詩人結社為詩浦長源請入社眾請所作初誦
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
並加賞歎遂納之一作擊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
作鬼詩明詩選作童軒詩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凱在野集專學杜蓋皆極力
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

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
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
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宮
花乍落鳥銜來蓋非林最得意者則其他所選可知
其選袁凱白燕詩日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
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亦佳若
蘇李泣別圖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
而選不及何也

律詩對偶最難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至

有兩句三年得之句許用晦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
雪消春水來皆有感而後得者也戴石屏夕陽山外
山對春水渡傍渡亦然若晏元獻對無可奈何花落
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尤覺相稱耳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
託物寓情而為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
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
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
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有極鄙褻者乃韓致光
詩也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
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
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不以李義
山輩為澁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人之作端使
然哉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
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

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祗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皆有評語簡意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餽釘殊乏興調亦信乎創作之難也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幕怕朝東乃豔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耶

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

亦當深戒此予所獨得者夏正夫嘗謂人曰李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工夫如何當得予聞而服之

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微命意託興則得之三百篇者爲多觀所著詩傳簡當精密殆無遺憾是可見已感興之作益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

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爲之則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閑習之餘或溢而爲波或變而爲奇乃有

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彊致也若并而廢之亦奚以律爲哉

選詩誠難必識足以兼諸家者乃能選諸家識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選一代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而欲以一人選之不亦難乎選唐詩者惟楊士宏唐音爲庶幾次則周伯弼三體但其分體過於細碎而二書皆有不必要者趙章泉絕句雖少而精若鼓吹則多以晚唐卑陋者爲人格吾無取焉耳矣

古詩歌之聲調節奏不傳久矣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

諸詩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節
意古之人不徒爾也今之詩惟吳越有歌吳歌清而
婉越歌長而激然士大夫亦不皆能予所聞者吳則
張亨父越則王古直仁輔可稱名家亨父不爲人歌
每自歌所爲詩真有手舞足蹈意仁輔性亦僻不時
得其歌予值有得意詩或令歌之因以驗予所作雖
不必能自爲歌往往合律不待強致而亦有不容強
者也

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

皆學究之高者至于起結卽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
鷹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
鳴豈易得哉

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
蹊徑韓退之亦有之楊廉夫十二首非近代作也蓋
廉夫深於樂府當所得意若有神助但恃才縱筆多
率易而作不能一一合度今所刻本容有擇而不精
之處讀者必慎取之可也

文章固關氣運亦繫於習尚周召二南王豳曹衛諸風

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蓋周以詩教民而唐以詩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聚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聖人不錄實以要荒之故六朝所製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君子固有譏焉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亦鮮矣本朝定都北方乃

爲一統之盛歷百有餘年之久而文章多出東南能詩之士莫吳越若者而西北顧鮮其人何哉無亦科目不以取郡縣不以薦之故歟

昔人以打起黃鸞兒三日入廚下爲作詩之法後乃有以谿迴松風長爲法者猶論學文以孟子及伯夷傳爲法要之未必盡然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所入雖異而所至則同若執一而求之甚者乃至於廢百則刻舟膠柱之類惡可與言詩哉

詩之爲妙固有詠歎淫泆三復而始見百過而不能窮者然以具眼觀之則急讀疾誦不待終篇盡帙而已得其意譬之善記者一目之間數行可下然非其人

亦豈可強而爲之哉蕭海鈞文明嘗以近作試予止
誦一句予遽曰陸鼎儀海鈞卽笑而止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
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極美則所謂鳳凰芝草人
人皆以爲瑞閱數千百年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
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詠懷古
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蘇子瞻在黃州
夜誦阿房宮賦數十遍每遍必稱好非其誠有所好
殆不至此然後之誦赤壁二賦者奚獨不如子瞻之

於阿房及予所謂李杜諸作也邪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類失牽強強之
不如勿和善川韻者雖和猶其自作不善用者雖所
自作猶和也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讀書之
多明理之至者則不能作論詩者無以易此矣彼小
夫賤隸婦人女子真情實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於
教而所謂騷人墨客學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窮
壯至老而不能得其妙正坐是哉

今之歌詩者其聲調有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之異聽之者不問而知其爲吳爲越也漢以上古詩弗論所謂律者非獨字數之同而凡聲之平仄亦無不同也然其調之爲唐爲宋爲元者亦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規矩之謂而其爲調則不巧存焉苟非心領神會自有所得雖日提耳而教之無益也

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概言之

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李杜詩唐以來無和者知其不可和也近世乃有和杜不一而足張式之所和唐音猶有得意至杜則無一句相似豈效衆人者易而效一人者反難耶是可知已

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詩附諸杜集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殆非溢美惟高詩在選者畧見於世餘則未見之也至蘇端乃謂其文章有神薛

華與李白並稱而無一字可傳豈非有幸不幸耶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音耶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論者以爲至妙予不能辯但恨其意象太著耳
詩太拙則近於文太巧則近於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

唐音遺響所載任翻題台州寺壁詩曰前峯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旣去有觀者取筆改一字爲半字翻行數十里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則見所改字因歎曰台州有人予聞之王古直云

胡文穆澹菴集載虞伯生滕王閣三詩其曰天寒高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曰燈火夜歸湖上雨隔籬呼酒說干將信非伯生不能作也今道園遺藁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固其所自選耶然亦有不
能盡者何也

元季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為主聘詩人
爲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
私試開榜人名仍刻其優者畧如科舉之法今世所
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爲考官春日田園雜
興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爲主
無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
聞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劉草窗原博已巳歲有詩曰塞鴈南飛又北旋上皇音
信轉茫然孤臣自恨無容地逆虜誰能共戴天王衍
有時知石勒謝元何日破苻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
望龍沙一涕漣聞者傷之今所刻本似此者蓋不多
見也

國初顧祿爲宮詞有以爲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
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時此書初出亟欲行之故
也

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蝶詩押船
字韻有曰跟箇賣花人上船皆前輩所傳不知爲何
名氏也

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
舟捲入寒塘均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餘不能悉
記也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為體出樹處二韻迫于題扇子

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圍碁出

端觀二韻予曰勝與負相為端我因君得大觀固一

時戲劇偶記于此

一擎按國朝鄞人金埴專工此體多至千篇題曰三言詩吃稿藏子家

京師人造酒類用灰觸鼻蜇舌千方一味南人嗤之張

汝效謂燕京琥珀惟內法酒脫去此味風致自別人

得其方者亦不能似也予嘗譬今之為詩者一等俗

句俗字類有燕京琥珀之味而不能自脫安得盛唐

內法手為之點化哉虞伯生畫竹曰古來篆籀法已

絕祇有木葉雕蠶蟲畫馬曰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

風雨夜聞嘶成都曰賴得鄆筒酒易醉夜歸衝雨漢

州城真得少陵家法世人學杜未得其雄健而已失

之粗率未得其深厚而已失之臃腫如此者未易多

見也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於劇鉢無天真自然

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梲而無梁棟知其非大道也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
解亦何故耶

張滄洲亨父陸靜逸鼎儀少同筆硯未第時皆有詩名
亨父天才敏絕而好爲精鍊奇思硬語間見疊出人
莫攖其鋒鼎儀稍後作而意識超詣凌高徑趨擺落
塵俗筆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雖或矯枉過正弗
恤也二人者若天假之年其所成就不知到古人何
等地步而皆不壽以死豈不重可惜哉

謝方石鳴治出自東南人始未之知爲翰林庶吉士時
見其送人兄弟詩曰坐來風雨不知夜夢入池塘都
是春爭傳賞之及月課京都十景律詩皆精鑿不苟
劉文安公批云比見張亨父十景古詩甚佳二友者
各相叩其妙可也

夏正夫劉欽謨同在南曹有詩名初劉有俊思名差勝
如無題詩曰簾幕深沈柳絮風象牀豹枕畫廊東一
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宮眉學遠山低晚翠
心隨流水寄題紅十年不到門前去零落棠梨野草

中人盛傳之夏每見卷中有劉欽謨詩則累月不下筆必求所以勝之者後劉早卒夏造詣益深竟出其右如虔州懷古詩曰宋家後葉如東晉南渡虔州益可哀母后撤簾行在所相臣開府濟時才虎頭城向江心起龍脉泉從地底來人代興亡今又古春風回首鬱孤臺若此者甚多然東南士夫猶不喜夏作至以爲頭巾詩不知何也

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第七句尤宜著力如許渾詩前聯是景後聯又說殊乏意致

耳

詩有純用平側字而自相諧協者如輕裾隨風還五字皆平桃花梨花參差開七字皆平月出斷岸口一章五字皆側惟杜子美好用側字如有客有客字子美七字皆側中夜起坐萬感集六字側者尤多壁色立積鐵業白出石壁至五字皆入而不覺其滯此等雖難學亦不可不知也

徐竹軒以道嘗謂予曰杜律非虞伯生註楊文貞公序刻於正統某年宣德初已有刻本乃張姓某人註渠

所親見予求其本弗得也又言方正學勉學詩二十

首乃陳嗣初詩為集者之誤亦未暇深考姑記之一

案王士慎云杜律張性注性字伯成江西金谿人元進士嘗注尚書補傳往在京師曾得張注舊本

漢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為體譬之方言秦晉吳越閩

楚之類分疆畫地音殊調別彼此不相入此可見天

地間氣機所動發為音聲隨時與地無俟區別而不

相侵奪然則人囿於氣化之中而欲超乎時代土壤

之外不亦難乎

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

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

長歌之哀過於痛哭歌發於樂者也而反過於哭是詩

之作也七情具焉豈獨樂之發哉惟哀而甚於哭則

失其正矣善用其情者無他亦不失其正而已矣

秀才作詩不脫俗謂之頭巾氣和尚作詩不脫俗謂之

餽餽氣詠閨閣過於華豔謂之脂粉氣能脫此三氣

則不俗矣至於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

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

韓退之雪詩冠絕今古其取譬曰隨風翻縞帶逐馬散

銀盃未爲奇特其模寫曰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
則意象超脫直到人不能道處耳子貢因論學而知
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其所爲問荅論議初不過骨
角玉石面目采色之間而感發欣動不能自己讀詩
者執此求之亦可以自得矣

陳白沙詩極有聲韻厓出大忠祠曰天王舟楫浮南海
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 亦成
功身爲左袵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
一日西湖雪掩岳王宮和者皆不及餘詩亦有風致

但所刻淨稿者未之擇耳

莊定山孔暘未第時已有詩名苦思精鍊累日不成一
章如江穩得秋天露晷春停江上樹往往爲人傳誦
晚年益豪縱出入規格如開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
外更無山之類陳公甫有曰百鍊不如莊定山有以
也

詩文之傳亦繫於所付託韓付之李漢柳付之劉夢得
歐有子蘇有弟後人旣不前人若又往往爲輯錄者
所累解學士縉紳才名絕世詩無全稿黃學士諫收

拾遺逸漫爲集刻今所傳本如采石弔李白中秋不見月不過數篇其餘真偽相半頓令觀者有楓落吳江冷之歎然則江右當時之英安能追後死者之責耶若楊文貞公東里集手自選擇刻於廣東爲人竄入數篇後其子孫又刻爲續集非公意也劉文安公亦自選保齋存稿至以餘草焚之而其所選又徇其獨見與後進之論或不相合不可曉也

楊文貞公亦學杜詩古樂府諸篇間有得魏晉遺意者尤精鑒識慎許可其序唐音謂可觀世變序張式之詩稱勗哉乎楷而已

蒙翁才甚高爲文章俯視一世獨不屑爲詩云旣要平側又要對偶安得許多工夫然其所作如公子行短短牀二曲綽有古調畱侯圖四絕句句意皆非時人所到也

劉文安公不甚喜爲詩縱其學力往往有出語奇崛用事精當者如英廟輓歌曰睿皇厭代返僊宮武烈文謨有祖風享國卅年高帝並臨朝八閩太宗同天傾玉蓋旋從北日昃金輪却復中陽第初元臣老朽受

恩未報泣遺弓今集中石鍾山歌等篇皆可傳誦讀者擇而觀之可也

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華宮哀江頭諸作概亦可見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趨健似別出一格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弱無生氣自後則韓退之蘇子瞻有之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偶一啟鑰爲知音者道之若用此太多過於生硬則又矯枉之失不可不戒也

昔人論詩謂韓不如柳蘇不如黃雖黃亦云世有文章名一世而詩不逮古人者殆蘇之謂也是大不然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皆著不得其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爲開擴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韓一衍之蘇再衍之於是情與事無不可盡而其爲格亦漸麤矣然非具宏才博學逢原而泛應誰與開後學之路哉

歐陽永叔深於爲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爲深然校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牆藩籬之間耳梅聖俞

云永叔要做韓退之硬把我做孟郊今觀梅之於孟
猶歐之於韓也或謂梅詩到人不愛處彼孟之詩亦
曷嘗使人不愛哉

熊蹯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
不足以厭飫天下黃魯直詩大抵如此細咀嚼之可
見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直
率概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陳無已詩綽有古意如風帆日力短江空歲年晚興致

蕭然不能皆然也無乃亦骨勝肉乎陳與義一涼

思到骨四壁事多違世所傳誦然其支離亦過矣

中州集所載金詩皆小家數不過以片語隻字為奇求

其渾雅正大可追古作者殆未之見元詩大都勝之

固不足深論意者上字有廣狹氣運亦隨

之而升降耶

詩在卷冊中易看入集便難看古人詩集非大家數除
選出者鮮有可觀下戶部華伯在景泰間盛有詩名
對客揮翰敏捷無比近刻為全集殆不逮所聞聞江

南人率錢利板附其家所得者以託名初不論其好惡雖選詩成集者亦然若光嶽英華湖海耆英之類是已

輓詩始盛於唐然非無從而涕者壽詩始盛於宋漸施於官長故舊之間亦莫有未同而言者也近時士大夫子孫之於父祖者弗論至於媼戚鄉黨轉相徵乞動成卷帙其辭亦互爲蹈襲陳俗可厭無復有古意矣

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蓋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若賈浪仙之山林則野矣白樂天之臺閣則近乎俗矣況其下者乎

天文惟雪詩最多花木惟梅詩最多雪詩自唐人佳者已傳不可僂數梅詩尤多於雪惟林君復暗香疎影之句爲絕倡亦未見過之者恨不使唐人專詠之耳杜子美纔出一聯曰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格力便別

王古直以歌故作詩亦有思致題嚴陵詩曰天地此生

惟故友江湖何處不漁翁遊西山曰舊時僧去竹房
冷今日客來山路生述懷曰窮將入骨詩還拙事不
縈心夢亦清餘不盡然嘗與子和雪詩蒸字韻數往
復時出新意予頗訝之久乃覺其爲方石所助蓋古
直時止謝家故也因以一詩挑之謝乃躍然出和遂
成巨卷古直藏而失之懊恨累歲邵郎中國賢偶購
而歸之後古直客死方石盡鬻其書畫爲棺斂費而
獨留此卷云

吾楚人多不好吟故少師授彭民望少爲諸生偏好獨

解得唐人家法如明圖詩曰義熙人物羲皇上共
午山河甲子中恨殺潯陽江土水隨潮還過石頭東
送人曰齊地青山連魯衆彭城山色過淮稀幽花曰
脉脉斜陽外微風助斷腸桔槔亭曰春風滿畦水不
見野人勞皆佳句也獨不自貴重詩不存稿子輯而
藏之僅百餘篇而已惜哉

兆先嘗見予祀陵詩野行愁夜虎林臥起秋蠅之句問
曰是爲秋蠅所苦不能臥而起耶予曰然曰然則愁
字恐對不過予曰初亦不計妨字外亦無可易者曰

似亦未稱請用迴字如何蓋謂爲夜虎所遏而迴也
子曰然遂用之

張東海汝弼草書名一世詩亦清健有風致如下第詩
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送羅應魁曰
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假髻曲等篇皆
爲時所傳誦嘗自評其書不如詩詩不如文又云大
字勝小字予戲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
予嘗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
情鏡川楊文懿公亟稱之有同官者不以爲然駁之

曰吳楚乾坤之句本妙在圻字浮字上今去此二字
則不見其妙矣楊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圻乾坤日
夜浮天下句而後爲足耶後以語予爲之一笑

蘇子瞻才甚高子由稱之曰自有文章未有如子瞻者
其辭雖夸然論其才氣實未有過之者也獨其詩傷
於快直少委曲沉著之意以此有不逮古人之誚然
取其詩之重者與古人之輕者而比之亦奚趨古若
耶

嘗有一同官見予輩畱心體製動相可否輒爲反唇曰

莫太著意人所見亦不能同汝謂這般好渠更說那
般好耳謝方石聞之謂予曰是惡可與口舌爭耶
方石自視才不過人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
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荅諸作皆古
詩也故其所就沉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既其老也每
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質亦傾心
應之必使盡力予嘗爲屋山詩內一聯渠意不滿予
以爲更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
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微我

子不到此予又爲端禮門古樂府渠以爲末句未盡
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
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渠不待辭畢已躍然而起
矣

予嘗作漸臺水詩末句曰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瀾
瀾張亨父欲易爲君當還乃見楚王出遊不忍絕望
之意予則以爲此意則前已有之未用兩不字愈見
高高瀾瀾無可奈何有餘不盡之意間質之方石玩
味久之曰二字各有意竟亦不能決也

彭民望始見子詩雖時有賞歎似未犁然當其意及失
志歸湘得予所寄詩曰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
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黯然不
樂至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
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乃潛然淚下爲之悲歌數
十遍不休謂其子曰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
酒重論文耳蓋自是不閱歲而卒傷哉

潘南屏時用深於詩亦慎許可嘗與方石各評予古樂
府如明妃怨謂古人已說盡更出新意予豈敢與古

人角哉但欲求其新者見意義之無窮耳及予所作
腹劒辭方石評末句云添一恨字卽精神十倍南屏
乃漫爲過目新豐行南屏評以爲無一字不合作而
方石亦尋常視之不知何也姑識之以俟知者腹劒
辭曰腹中劒中自操一日不試中怒號構讎結怨身
焉逃一夜十徙徒爲勞生無遺憂死餘恨恨不作七
十二塚藏山坳新豐行曰長安風土殊不惡太公但
念東歸樂漢皇真有縮地功能使新豐爲故豐城郭
不異山川同公不思歸樂關中漢家四海一太公俎

上之對何匆匆當時幸不烹若翁

陸鼎儀嘗言謝方石詩好用夢字及一笑字察之果然
間以語之亦一笑而已不易因憶張亨父嘗言杜詩
好用真字豈所謂許渾千首溼杜甫一生愁者雖古
人亦不能免耶

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而蘇尤甚蓋韓得意時自不失
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而選者不之及何也
楊士宏乃獨以韓與李杜爲三大家不敢選豈亦有
所見耶

聯句詩昔人謂才力相當者乃能作韓孟不可尚也予
少日聯句頗多當對壘時各出己意不相管攝寧得
一一當意惟二三名筆間爲商榷一二字輒相照應
方石嘗謂人曰西涯最有功於聯句若是則予惡敢
當但憶與彭民望作悲秋長律七言四十韻不欲重
用一字已乃令亡弟東山細加磨勘有一字乃復易
之蓋其用心之勤亦如此其所錄舊草初未嘗有所
擇輒爲王公濟所刻自是始不以草藁假人正坐是
耳與民望聯者幾二百篇爲別錄既久而失近易吉

士舒詰始自長沙錄得之豈民望之詩有不容泯者
耶

集句詩宋始有之蓋以律意相稱爲善如石曼卿王介
甫所爲要自不能多也後來繼作者貪博而忘精乃
或首尾衡決徒取字句對偶之工而已嘗觀夏宏聯
錦集有一絕句曰懸燈照清夜葉落堂下雨客醉已
無言秋蛩自相語下註高啟等四人因訝之曰妙一
至此平時季迪詩未刻行旣乃見其鈔本則四句固
全篇特以次三句捏寫三人名姓耳其妄誕乃爾又

惡足論哉

無邊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萬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獨登臺景是何等景事是何等事宋人乃
以九日藍田崔氏莊爲律詩絕唱何耶

詩中有僧但取其幽寂雅澹可以裝點景致有仙但取
其瀟灑超脫可以擺落塵滓若言僧而泥於空幻言
仙而惑於怪誕遂以爲必不可無者乃癡人前說夢
耳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若劉叉冰

柱雪車詩殆不成語不足言奇怪也如韓退之效玉
川子之作斷去疵類摘其精華亦何嘗不奇不怪而
無一字一句不佳者乃爲難耳

風雨字最入詩唐詩最妙者曰風雨時時龍一吟曰江中
風浪雨冥冥曰筆落驚風雨他如夜來風雨聲洗天
風雨幾時來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頭日日風和雨上
界神仙隔風雨未可僂數宋詩惟滿城風雨近重陽
爲詩家所傳餘不能記也

廣武城邊逢暮春不如洛陽城裏見秋風落葉滿長安

不如落葉滿空山庭臯木葉下不如無邊落木蕭蕭
下若洞庭波兮木葉下則又超出一等矣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
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爲哉
大白天才絕出真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今所
傳石刻處世若大夢一詩序稱大醉中作賀生爲我
讀之此等詩皆信手縱筆而就他可知已前代傳子
美桃花細逐楊花落手藁有改定字而二公齊名並
價莫可軒輊稍有異議者退之輒有世間羣兒愚安

用故謗傷之句然則詩豈必以遲速論哉

作涼冷詩易作炎熱詩難作陰晦詩易作晴霽詩難作
閒靜詩易作繁擾詩難貧詩易富詩難賤詩易貴詩
難非詩之難詩之工者為難也

族祖雲陽先生以詩名其和王子讓詩曰老淚縱橫憶
舊京夢中岐路欠分明天涯自信甘流落海內誰堪
託死生短策未容還故里片帆直欲駕滄瀛他年便
作芙蓉主慚愧當時石一卿此洪武初為一初詩作
也他詩如曰諸葛方之吟復漢書之詩計謾依之明

如言F漢家恩深恨不與此身空向胡中一自備

負漢宮恩殺盡青青原上草皆清激悲壯可詠可歌
元詩體要乃獨取五言二絕蓋未見其全集也

國初廬陵王子讓諸老作鐵拄杖採詩山谷間子讓乃
雲陽先生同年進士而雲陽晚寓永新茲會也蓋亦
預焉其曾孫臣今為廣西叅政嚮在翰林時嘗為子
言子為作鐵拄杖歌

吳文定原博未第時已有能詩名壬辰春子省墓湖南
時未始識也蕭海釣為致一詩曰京華旅食變風霜

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時復見文章神遊汗漫瀛洲遠春夢依稀玉樹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立到斜陽子陞辭日見考官彭敷五為誦此詩戲謂之曰塲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敷五問其名曰子亦聞之矣已而果得原博為第一亦奇事也原博之詩醲郁深厚自成一家與亨父鼎儀皆脫去吳中習尚天下重之

詩用倒字倒句法乃覺勁健如杜詩風簾自上鉤風窗展書卷風鴛藏近渚風字皆倒用至風江颯颯亂帆

秋尤為警策予嘗效之曰風江捲地山蹴空誰復壯遊如兩翁論者曰非但得倒字且得倒句予不敢應也論者乃舉予西涯詩曰不知城外春多少芳草晴烟已滿城以為此倒句非耶予於是得印可之益不為少矣

嚴滄浪空林木落長疑雨別浦風多欲上潮真唐句也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不如干崖秋氣高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如春入燒痕青謂其簡而盡也

夢字詩中用者極多然說夢之妙者亦少如重城不鎖

還家夢一場春夢不分明夢裏還家不當歸乃覺親
切陳媿齋師召在南京嘗有夢中詩寄予予戲荅之
曰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憑君莫向癡
人說說向癡人夢轉長以夢為戲亦所謂不為虐者
也

吳文定善蘇書予嘗作簡戲效其體文定作斑字般字
音班韻詩戲予予和荅之往復各五首予斑字有曰心
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君鬢恐斑揚遍吳箋猶送錦
擲殘湘管半無斑換羊頭帖畫虎心勞紙上

斑雲間天馬誰爭步水底山_字照斑般字曰聊以
師模歸有若敢將交行比顏_字鄭師年許三降楚墨
守終能_九却般文心捧處慚施女筆陣圍時困楚般
文定詩大有佳句今失其藁求之未得也

邵文敬善書工碁詩亦有新意如江流白如龍金焦雙
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人稱為邵半
江間變蘇書予亦以蘇書荅之跋云戲效東曹新體
邵誤以為效其詩作依字韻詩抵予首句曰東曹新
體古來稀予又戲次其韻曰東曹新體古來稀此意

茫然失所歸字擬坡書聊共戲詩於崑法敢相譏休
誇驥裏才無敵未必葫蘆樣可依却問碁場諸國手
向來門下幾傳衣因相與大笑而罷

趙子昂書畫絕出詩律亦清麗其谿上詩曰錦纜牙樁
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意亦傷甚岳武穆墓曰南
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句雖佳而意已涉
秦越至對元世祖曰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
皇元則掃地盡矣其畫爲人所題者有曰前代王孫
今閣老只畫天閑八尺龍有曰兩岸青山多少地豈

無十畝種瓜田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
船則亦幾乎罵矣夫以宗室之親辱於夷狄之變揆
之常典固已不同而其才藝之美又足以爲譏訾之
地才惡足恃哉然南渡中原之句若使他人爲之則
其深厚簡切誠莫有過之者不可廢也

近時作古樂府者惟謝方石最得古意如過河怨曰過
河過河不過河奈此中原何夜半檄曰國威重空頭
敕相權輕夜半檄皆警句也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有送

蒙翁歸朝詩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
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
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
平生馬少游今有聯珠集行於世子集蒙翁類博藁
見舊草紙背翁親書王母宮四律愛而錄之頗疑無
改竄字與他草不類久之見所謂聯珠集者乃知為
此老詩幸不誤錄也

維揚周岐鳳多藝能坐事亡命扁舟野泊無錫錢奕投
之以詩有一身為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

鶯花春夢酒河橋風雨夜蓬蓬之句岐鳳得詩為之

大慟江南人至今傳之

莊定山嘗有書口近見冉冉月墮水之句子南行時誠
有之但蒼蒼霧連空上句殊未稱耳

子北上時得句曰山色畫濃澹兩日不能對忽曰鳥聲
歌短長羅冰玉殊不首肯曰對似未過然竟不能易
也

王介甫點景處自謂得意然不脫宋人習氣其詠史絕
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若商鞅詩乃發洩

不平語於理不覺有礙耳

凡聯句推長者為先同年惟羅冰玉最長羅以詩自許每披襟當之嘗有句曰磊砢銅盤蠟坐客疑之輒奮然曰此吾得意句斷不可易陸靜逸嘗曰暗噤隱滅雲亦然謝方石嘗曰嘖然一笑出門去燈火滿天驚飛鳥尤覺奮迅是譬如周菹屈芟自好之不厭子未之知也

按驚飛鳥似本作飛鳥驚用東坡句意

曩時諸翰林齋居閉戶作詩有僮僕窺之見面目皆作青色彭敷五以青字韻嘲之幾致反目子為解之有

曰擬向麻池爭白戰瘦來雞肋豈勝拳聞者皆笑一界畫有金碧要不必同只各成家數耳劉涓谿評杜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碁曰淺絳色畫正此謂耳若非集大成手雖欲學李杜亦不免不如稊稗之誚他更何說耶

一擊按此條前段疑有脫文

古雅樂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因憶詩家聲韻縱不能髮鬢廢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

矯枉之過賢者所不能無靜逸之見前無古人而歎羨

王梅谿詩以爲句句似杜子嘗難之輒隨手指摘卽
爲擊節以信其說此猶可也讀僧契嵩鐔津集至作
詩以賞之初豈其本心哉亦有所激而云爾

僧最宜詩然僧詩故鮮佳句宋九僧詩有曰縣古槐根
出官清馬骨高差強人意齊已湛然輩略有唐調其
真有所得者惟無本爲多豈不以讀書故耶

子嘗有詩曰鸚鵡籠深空望眼或欲易爲空昨夢又曰
翠籠鸚鵡空愁思或欲易爲空毛羽子不能辯姑以
俟諸公

清絕如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陟一曲想南征富貴如
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高古如伯仲之
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華麗如落花遊絲白日
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斬絕如返照八江翻石壁歸雲
擁樹失山村奇怪如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
花開瀏亮如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委
曲如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俊逸如短
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溫潤如春水船如
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感慨如王侯第宅皆新主

文武衣冠異昔時
激烈如五更鼓角聲
悲亡三峽星河影
動搖蕭散如信宿
漁人還汎汎
清秋燕子故飛
飛沉著如艱難
苦恨繁霜鬢
潦倒真停濁
酒杯精

如客子八

誰家搗練風
淒淒慘戚如三年

笛裏關山月
萬國兵前草木風
忠厚如周宣
漢武今王是孝子
忠臣後代看
神妙如織女
機絲虛夜月
石鯨鱗甲動
秋風雄壯如扶持
自是神明力
正直元因造化功
老辣如安得
仙人九節杖
拄到玉女洗頭盆
孰此以論杜真
可謂集詩家之大成者矣

一擊按此條

有脫文

張式之為都御史在福建督軍務作詩曰
除夜不須燒爆竹
四山烽火照人紅
為言者所劾而罷
詩體不可不慎也

巧遲不如拙速此但為副急者道若為後世計則惟工拙好惡是論卷帙中豈復有遲速之迹可指摘哉對客揮毫之作固閉門覓句者之不若也嘗有人言作詩不必忙忙得一首後剩有工夫不過亦是作詩耳更有何事此語最切

元詩山中鳥喙方嘗膽臺上蛾眉正捧心空懷狗監知
司馬且喜龍門識李膺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挽龍髯
直上天皆得李義山遺意至戲爾築壇登大將危乎
操印立真王自是假王先賈禍非關真主不憐才直
世俗所謂簡板對耳不足以言詩也

右麓堂詩話實涯翁所著遼陽王公始刻於維揚
余家食時手鈔一帙把玩久之雖然予非知詩者
知其有益於詩教為多也將載刻以傳而未果茲
欲酬斯初志適匠氏自方問水予同寅松溪葉子

坡有長洲陳之斐庭以之廼相與正其誰外

翻刻於縉庠之相觀庭句下詩家公器焉時

嘉靖壬寅十一月既望番禺後學負暄陳大曉景

曙父跋

麓堂詩話

麓堂詩話

四知不足齋叢書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李文正

詩鳴成弘開力追正始為一代宗匠所

著懷麓堂集至今為大雅所歸詩話一編折衷議論

俱從閱歷甘苦中來非徒游掠光影娛弄筆墨而已

仁和倪君建中手鈔見贈亟為開雕俾與滄浪詩法

白石詩說鼎峙騷壇為風雅指南云

乾隆乙未仲秋上浣知不足齋後人鮑廷博識

